



张小花◎著



第一史 混乱上

我，小强，没招谁没惹谁，被一个名叫刘老六的神仙老头忽悠成了神仙预备役，也就是见习神仙，专门接待穿越而来的历史大佬。

曾和梁山好汉为敌的方腊四大天王突然出现，经查证他们并非穿越而来，而是服用了孟婆汤的解药。此解药以诱惑仙草为主要原料。于是一场争夺诱惑仙草的混战就此展开……



张小花◎著



第一 混 乱 史 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 山 书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上第一混乱·第四季诱惑仙草/张小花著. —合肥:黄山书社,2009.4
ISBN 978-7-5461-0385-3

I. 史…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6618 号

史上第一混乱·第四季诱惑仙草

张小花 著

责任编辑:沈杰 李玲玲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hsbook.cn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19.5 插页:1

字 数:300 千

印 数:00001—13000

版 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461-0385-3

定 价:26.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绝世好弓 1
- 第二章 构建和谐育才 4
- 第三章 柏林墙 8
- 第四章 不平等条约 14
- 第五章 大汉使节 18
- 第六章 我们有阴谋 25
- 第七章 假戏假做 31
- 第八章 我不出去 36
- 第九章 爱你就变成你 43
- 第十章 露点之战 50
- 第十一章 看上去很美 55
- 第十二章 皮鞭行不行 61
- 第十三章 东方不败 66
- 第十四章 缘，妙不可言 70
- 第十五章 永远的敌人 74
- 第十六章 暗室 78



第十七章 护花使者 85

第十八章 普通人 90

第十九章 两个人的战争 95

第二十章 草菅人命 100

第二十一章 韩信? 104

第二十二章 一代枭雄 111

第二十三章 狼图腾 119

第二十四章 制服诱惑 123

第二十五章 我要做女人 127

第二十六章 不爱红装爱武装 132

第二十七章 卡奇布诺 140

第二十八章 年会 147

第二十九章 改旗 154

第三十章 洗笔池 158

第三十一章 补报 163

第三十二章 单刀赴会 166

第三十三章 猪肉勾鸡 173

第三十四章 铁头功 178

第三十五章 二胖 185

第三十六章 找马 189

- 第三十七章 驢不逝 195
- 第三十八章 造枪 203
- 第三十九章 斗画 208
- 第四十章 冲冠一怒为红颜 215
- 第四十一章 奇袭 223
- 第四十二章 帝王心术 229
- 第四十三章 谈判 237
- 第四十四章 包子店老板 244
- 第四十五章 得胜归来 250
- 第四十六章 内部会议 259
- 第四十七章 霸王枪 264
- 第四十八章 做人不要太吕布 268
- 第四十九章 宝银 275
- 第五十章 莱昂纳多 280
- 第五十一章 汉奸 VS 汉奸 285
- 第五十二章 拳打蒋门神 289
- 第五十三章 彩信 296
- 第五十四章 项吕大战 300



第一章

绝世好弓

我们到了以后，花荣利用秀秀先下车的空当拉着我说：“我不想伤害秀秀，可是我不能和她在一起了，不论是我和她还是我和那个冉冬夜差距都太大了。还有，鸽子不能养了——我老想拿吉他弦儿做把弓把它们往下射。”

我刚想说什么，好汉们已经簇拥上来，纷纷招呼道：“花荣兄弟回来了。”

这时秀秀转了回来，迷惑地说：“花荣？”

我急忙说：“这是我们在俱乐部的外号，平时大家都按外号称呼。”

我冲好汉们摊摊手，表示甩不掉这个小尾巴。

秀秀笑道：“我怎么不知道冬夜还参加过这么一个俱乐部，我也参加行吗？我就叫美人扈三娘。”

扈三娘用手划拉着光头站出来：“谁叫我？”

好汉们得知眼前的女孩子就是秀秀，都发自内心地对她透着一股喜爱和敬佩之情。秀秀四下看了看叹道：“这学校真的是不小啊。”吴用冲扈三娘使个眼色，扈三娘搂着秀秀说：“妹妹，我带你去别处走走。”

她们俩走以后，花荣立刻冲汤隆一伸手：“弓呢？”

“你急什么呀？”汤隆说着把一个挂在手里的弯管子递给花荣。这玩意儿被他一直拿着，也不引人注目，更不像是一张弓，除此之外看着还有几分眼熟。

花荣见到它的第一时间就是眼前一亮，而且仔细地用手指摩挲着它，像是在和它交流感情。

让我们来说说这玩意儿吧，从外表看它就是一根锃明刷亮的钢管，虽然有个小小的弧度，但绝对不是弓那样，它歪得很猥琐，身上还有两个疙瘩。它倒是系着一根弦，这弦也满不着调，又粗又黄，像是泥地里捞出的一条泥鳅。

汤隆脸上带着神秘的笑，问我：“是不是觉得有点眼熟？”

我使劲点头。

汤隆指着弓身上的两个疙瘩提示：“好好想想这是什么上的？”我见他的眼光有意无意地扫着，顺势一看，马上明白了：自行车。

这把弓居然是他用自行车车把做成的，难怪那俩疙瘩看着那么眼熟。我小时候经常坐在大人的自行车前面，一低头就是这玩意儿！

汤隆笑道：“猜到了吧，这是我用两副自行车车把焊成的。”

我虽然不懂，但也知道弓是有要求的，就问他：“那能有弹性吗？”

汤隆接过这副自行车车把（我实在不好意思管它叫弓）跟花荣说：“弓身我已经做了切口处理，它的里面也有填加，你只要用力拉它就会弯，力道是普通弓的5倍，弓弦是牛筋里又绞了几股弦子。整张弓就是一个字：硬！没有八百斤的力气它就是一根弯管子。”说着汤隆鄙夷地看了我一眼。

花荣把这副车把拿过来，凝神一拉，它立刻发出了很悦耳的呼吸声，张开了一个迷人的弧度，一放手，它又成了那根丑陋的歪管子。花荣满足地点着头，然后一伸手：“箭！”

汤隆把一书包带着长羽的箭堆在花荣脚下。我看着还是眼熟——后来汤隆告诉我那是炸油条的火筷子做的。

汤隆拿出一个大苹果顶在头上站得远远地说：“射我头上的苹果吧，我对花贤弟的技术有信心，对我自己做的弓更有信心！”

花荣叫过李逵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李逵听完飞快跑到汤隆跟前，拿下那个苹果三两口啃成一个细溜溜的苹果核，然后再把它放在汤隆头上，边往回跑边说：“行了，射吧。”

汤隆腿一软，把手挡在前面大叫：“慢着，我想起来了，今天我还有三个俯卧撑没做，时迁兄弟，你比较机灵你来顶吧。”

花荣根本不管他说什么，只听弓弦轻微一响，一道暗线在众人眼前划过，“啪”的一声，那个苹果核被击成一团水雾，简直就像被子弹击中了一样。那箭去势不止，钉进一棵树里，直溅得木屑纷飞。

汤隆一边抹着脸上的糖浆一边骂道：“狗日的小白脸，老子好心给你做弓你倒吓唬起老子来了。”

众好汉都笑，边各自捡几块石头，叫道：“花荣兄弟看仔细了！”说着一起把石头向天上扔去，顿时满天大小不一的石块天女散花一般覆在人头

顶上。

花荣不紧不慢地把一书包箭背在背后，手快得无与伦比，“嚓嚓嚓”连射数箭，每一箭必定爆掉一块石头。射到最快处，那箭几乎连成箭线，“哧哧”作响，简直就是一挺 7.62 口径的通用机枪在扫射，满天的石头变成沙粉，落得人一头一脸。

到后来花荣可能觉得还不过瘾，手掌展开，一抓就是四五根箭一齐射去，奇的是这四五箭也居然箭箭不落空。当花荣最后一箭射出，最后一块石头也倏然成粉。好汉们齐声叫好，忽听一声惊叫：“还有一块！”

只见一块山楂大小的石头忽然从极高的地方落下，这个大概是张清丢出去的，所以力量强劲，直到此时才落下来。花荣一摸身后，箭囊已空，忽然急中生智在胸前扯了一把，搭弓再射，那石头蓦然碎裂。花荣所用的，竟然是区区的一枚纽扣。

花荣此时意犹未尽，他从地上捡起一根箭来搭着弓抬头看天，遥遥一指道：“看见那只白鸟了吗，我必射其左眼。”说着拉弓就要放箭。

我拼命抱住他喊：“别射！那是飞机——”

第二章

构建和谐育才

好家伙，这小子够野的，尽拣大的来，他怎么不再往远指指说自己要射太阳呢？那个比地球大 130 万倍，我也能蒙下来。

这时扈三娘和秀秀回来了。秀秀见满地狼藉，不禁问道：“你们干什么呢？”

花荣并没有看到她。他把弓背在背上，和好汉们勾肩搭背谈笑风生，不经意间透出一股英姿勃发的气派。秀秀呆呆地看着他，道：“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

扈三娘扳着她肩膀说：“妹子，看见没，这才是男人呢，会背诗会弹琴有个屁用啊。”

秀秀痴痴地望着花荣，喃喃道：“可是……他变得真多，我以前都不知道他有这么多朋友。”

现在，她面临着一个残酷的选择：是选以前那个文艺青年还是选一个土匪男人？花荣早先也曾是少年将军，可他毅然投奔梁山，可见他的内心并不安分，属于真正匪气凛然的那一种人。

为了正式庆祝花荣回归，我们决定中午大摆筵席，所有育才员工均可列席，孩子们下午放假半天。

到了食堂我眼前一晕，只见满堂济济，好汉们呼朋唤友，段天狼、程丰收、佟媛、宝金也都相谈甚欢，连颜景生都带了一摞孩子们的作业本来了，趁还没上菜正抓紧时间批改呢。徐得龙拒绝了段天豹叫他过去一起坐的好意，自觉地跟好汉们坐在一桌上。他老成持重，大概是怕酒后失言让人看出破绽来。

宋清又操练起了老本行，指挥着人把一坛坛的五星杜松酒搬到墙角。小六叼着烟，挥着铲子甩开膀子正在张罗饭菜。我指着他喊：“烟灰！烟灰掉锅里了！”

小六微微一笑，稍稍一偏头，立刻有一个打下手的小徒弟帮他把烟拿开，

磕干净烟灰又给他放进嘴里。小六很牛地说：“其实我是个一级厨师！”旁边那个小徒弟也毫不含糊地跟我说：“我以前学护理的！”

说实话今天的局面让我有点头疼，这都快成古今奇谈了。除了宝金，那些现代人如程丰收、段天狼等，那可是完完全全的现代人，万一一会儿喝多了我的客户们口没遮拦的，让他们看出蛛丝马迹来，真不知道到时候怎么说。

这时已经开始上菜，卢俊义他们几个头领坐了一桌，现在纷纷叫我过去坐。我过去一看，除了吴用林冲他们，花荣和秀秀也在，徐得龙因为算是梁山的朋友，也被拉了过来。这一桌人，人家花荣按座次也有资格坐，秀秀那是他的恩人，也就是梁山的恩人，也没的说。可是要排下来我是 109，我指了指段景住他们那桌笑嘻嘻地说：“我还是跟那坐吧。”

卢俊义往下按了按手道：“从梁山说，你是我们的兄弟，从大面说，你是这的主人，就别客气了，再说兄弟们都是一家人，哪有那么多讲究？”

秀秀低声跟花荣说：“你们玩得挺正规呀。”

卢俊义提高声音道：“下面，欢迎小强给我们讲话。”

他率先一鼓掌，梁山的人都跟着鼓，别的桌也就一起起哄。

我清了清嗓子站起来，用饱含感情的声调说：“今天，我们相聚了，在育才这片热土……”

董平小声说：“少整没用的，说正经的吧。”

我愕然了一会，大声说：“……以后每个月 15 号发工资！”

餐厅里顿时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扈三娘在她那桌不知道说了什么，一桌人哄堂大笑，都笑眯眯地向花荣看过来，我知道她肯定又在宣扬花荣的糗事了。话说昨天他和秀秀拿着我给的钱去家具市场买床，花荣要买两张单人的，秀秀却执意买双人的，花荣拗不过她只好同意，结果一回家花荣就拿了把锯子要把新床锯成两半。秀秀当时就傻了，问他为什么，花荣自信满满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买一张双人床比买两张单人床便宜，锯开一样睡！

这事是秀秀跟扈三娘聊天时说的，她对“冉冬夜”醒来以后的智商表示了忧虑。

我拉了拉身边的花荣，在他耳边笑道：“人家姑娘那是跟你表决心呢，不是为了省钱。”

花荣苦着脸小声说：“睡到后半夜我也反应过来了，主要是我们那年头

的女孩子都不会用这么直接的方式。”

“那后来怎么睡的？”我想起了那张完好的双人床，看来花二傻的计划没有成功。

“我睡报纸上了，今天早上起来背上印着寻人启事，大腿上是阿富汗危机，我刚才才洗掉，陪我一起去的阮家兄弟还说呢：‘以前没发现你有文身呐’。”

我“扑哧”的一声差点笑岔气，问他：“你以后打算怎么对人家？”

花荣摇头道：“我也不知道，你没听秀秀说么，那个冉什么夜又会舞文弄墨又会弹那个吉他，我虽然没事也好附庸风雅，但跟人家比不了。”

我知道花荣那是梁山将领里少有的文武全才，他这么说不是托词，就是因为还不了解冉冬夜这种所谓的文艺青年有几斤几两所以产生了妄自菲薄的心理。

我说：“别这样想啊，你和他本来是一个人，再说弓和吉他不都有弦吗，一样的。”

张清在对面嚷起来：“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说着端起酒碗道，“花贤弟，这碗酒祝贺你安全归来。”

花荣呵呵一笑道：“谢谢哥哥。”说着一口喝干。秀秀急道：“你病刚好慢点喝！”

董平哈哈笑道：“那可不行，他敬你的酒是酒，我敬你的也不是白水。”说完抢先一口喝下，看着花荣。花荣同样是一句“谢谢哥哥”，又干一碗。他们俩这么一来，同桌的人也都纷纷给花荣敬酒，然后是旁边桌的好汉。程丰收他们不知道详情，只知是一位朋友康复出院，也都端着酒往前凑。秀秀急得都快哭了，道：“你们不会是想每人敬他一碗吧？”

扈三娘端着个碗排在朱贵后面，笑道：“当然不是，一碗放不倒他自然还有第二轮。”

秀秀挥舞着胳膊挡在花荣身前，连声道：“我替他喝，我替他喝。”

卢俊义忽然站起，严肃地说：“你不能替他喝！”

秀秀道：“为什么呀？”

卢俊义把酒碗往秀秀面前一举，正色道：“你是我们梁山的恩人，怎么能说是替呢。这是我代表梁山一百零……九位好汉敬你的！”

众人闻听都是一凛，都道：“正是如此。”说着一起把碗举向秀秀，刹那间形成了一片碗的海洋。上等的五星杜松酒清澈见底，波光粼粼，看得秀秀几欲昏倒。她喝了两碗，脸上绯红，拍着胸口笑道：“实在喝不下了，我给

大家唱首歌，你们饶了我吧。”

好汉们依旧端着酒碗，道：“唱完再说。”

秀秀轻声唱道：“When I was young……”原来是一首英文歌。她声音轻柔，语调温腻，听得好汉们均摇头晃脑。吴用叹道：“唱得多好啊，就是一句听不懂。”

一曲唱完，好汉们耍赖道：“喝碗酒润润嗓子吧”“酒碗端起来就不能放下这是规矩”……

我见秀秀十分为难，大声说：“哥哥们，这样吧，你们谁能说出她刚才歌里唱的什么意思她就喝一碗。”

好汉们面面相觑，一起指我：“那你告诉我们！”

我仰天大笑：“我也不知道！”

英文歌我倒是也会一首，而且这首歌可以说是一切英文的开山鼻祖，歌词如下：ABCDEFGH（停顿）HIJKLMN（再停顿）……最后一句好像是 I can sing a song ABC。

为了惩罚我拆他们的台，这群家伙把我灌了一通才走。这时我就见整个餐厅里已经喝成一片了，宝金和安道全搂在一起，程丰收正被段景住他们那桌人拉住劝酒，段天豹和时迁坐在吊灯上一起讨论着什么——

扈三娘和佟媛正在说话，段天狼忽然端着一碗酒走过去，对佟媛说：“佟领队，那天在台上你堪堪拿住了我的路子，我如果不重手伤你必定会输，请你原谅。”

他这番话不伦不类，像道歉又像是狡辩。扈三娘已经瞪起了眼睛，佟媛却是心细的女孩子，通过这些天观察也看出段天狼不善跟人交际，知道他这么跟人摆事实正是因为心里后悔，希望别人理解他的苦衷，而且他那么做也全是出于想振兴武术的想法。于是她冲段天狼嫣然一笑，跟他碰了碰杯说：“以前的事不用再提了，也怪我那天抱定了投机取巧的心思，论功夫，你可以做我的师傅了。”

段天狼感激地冲佟媛点点头，居然连酒也忘了喝，就那么又走回去了。这人也当真有趣得可以，惹得佟媛和扈三娘在他身后“咯咯”直笑。

看着这么多武林豪杰和社会精英被我收罗在一起，我满心欣慰，不由自主地眼睛竟湿润了。我以前好像不是这么多愁善感的人呐，我低头一看，立刻暴叫道：“小六你个王八蛋！老子点的是小葱拌豆腐，豆腐呢？”

第三章

柏林墙

正吃喝间，一条汉子从外面向这边走来，有人眼尖，喊道：“是武松哥哥。”

方镇江一挑帘子进来，好汉们齐齐站起，二话不说先是一通狂灌。方镇江满面带笑来者不拒，喝了能有十来斤酒这才告一段落。他来到我跟前把一张卡丢进我怀里道：“说好了的，给你，剩下的50万。”

我见他抱着安全帽，问：“你又回工地了？”

方镇江点头：“工作不能丢，我还得给我娘养老呢。”

我把卡递给他道：“那这钱你拿去吧。”

方镇江不接，扫我一眼道：“你当我什么人？”

这时花荣站起身，迷惑道：“武松哥哥，你这是从哪来？”

有人在耳边低声说：“武松哥哥还没恢复记忆，你吃的那颗药其实是他的。”同样的，也有人告诉方镇江面前这人是花荣。方镇江拿过一只碗同花荣干了一杯，道：“好兄弟，你的事我听说了，活着就好，其他的都是扯淡。”

花荣为难地说：“哥哥，我一定想办法让你恢复记忆。”

方镇江一摆手：“恢不恢复的有什么关系？我现在过得很好，没有外债，家有老娘，兄弟满天下。”方镇江往嘴里塞了两个馒头，吃了几口菜，站起身道：“你们喝着，我回工地了——那个把剩下的菜打包我带走吧，那边那帮兄弟还饿着呢。”

好汉们听他这么说心里都不好受，一来为方镇江现在生活窘迫，二来听他口气终究是跟那帮工友们更亲。但这正是武松的英雄本色，他要一味贪图安逸也就不是那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了。

卢俊义拉着他的手道：“别走，把那些兄弟也叫来一起喝酒就是了。”

方镇江笑道：“不用了，都是些粗人，上不惯席面的。”

李逵闻听把桌子上的盘碗拍得直跳舞，怒喝道：“你这是什么话？明明

就是不拿我们当兄弟了。”

方镇江笑了笑，也不以为意，自己动手把桌上的菜归拢在一起，装了几个饭盒就要走。那边，段天狼的同门弟子们都已知道这就是那个伤了自己师傅的人，交头接耳了一番后好像要蠢蠢欲动。方镇江看在眼里，毫不理会。段天狼见自己再不出面事态就要向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只好端着一碗酒走过来。方镇江见了，把手里的东西放下，也倒上一碗酒，对段天狼道：“这位大哥，那天是我鲁莽了，多多见谅。”说着在段天狼碗上碰了一下一口喝尽，扭头跟我说，“小强，那天擂台上那个大个子是谁？有时间介绍我们认识，我要和他喝酒。”

由此可见方镇江终究是江湖礼数不忘。江湖人讲究杀人不过头点地，他和段天狼交手是他把对方打了，这时候说几句场面话给别人一个台阶下，但是绝口不提谁对谁错，那就表示：跟你喝这碗酒是因为大家都是江湖同道，但我并不理亏。他当面询问我项羽，那更是表明了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

段天狼虽然一身好功夫，但他并不是真正的江湖人，一时间哪能反应过这么多，他见人家酒也跟他喝了，便又走向座位。他那些徒弟们也只得都坐下了。

方镇江从进门开始可以说就干了两件事：还钱、喝酒，但是他的豪迈顿时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就有一个人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盯在他身上，片刻不舍离开。扈三娘用手在这人眼前乱晃，笑道：“妹子，看傻了？”

佟媛这才意识到失态，低着头红着脸挪筷子玩，嘴里敷衍道：“我……喝多了。”

扈三娘“哈哈”一笑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这个兄弟为了你不是也跟姓段的掐了一架吗？”

佟媛惊讶地“啊”了一声，听扈三娘一说才知道方镇江和段天狼在小酒馆里的事情，脸上越发地红了。其实那天比赛她戴着头盔，方镇江根本没见过她的正脸，那声彩他是为项羽喝的。

但是女人这种生物胡思乱想起来是很严重的，只要不是包子那个级别的看见路边有人撞电线杆子，肯定会想：他刚才是不是在偷看我……

佟媛眼见方镇江快要走到门口了，鼓足勇气站起来挡在他面前，盯着自己脚尖道：“你……把这个喝了再走。”擂台上劈5块砖眼睛都不眨的女魔头此时竟大有扭捏之态。

方镇江走着走着忽然被拦住去路，打眼一看，只见一个头发乌黑顺滑得可以去做广告的高挑女孩站在自己面前，长长的睫毛低垂着，竟是娇美不可方物，不禁也傻了。可是看了看佟媛手里端的東西，他喃喃道：“这个……我实在喝不进去。”

佟媛一听有点不乐意了，顾不得再装淑女，双眉一拧道：“别人的酒你十碗八碗都喝了，我的一碗你都……”说到这忽然“哎呀”惊叫了一声，用手捂着嘴，脸蛋瞬时红透了，原来她手上端着醋！

扈三娘“哈哈”笑道：“武松兄弟你就喝了吧，我这妹子为你好，特意给你解酒的。”

段景住促狭地喊：“今晚吃醋，谁家借点螃蟹——”

佟媛和方镇江都臊了个大红脸，还是好心的宋清给二人换上酒碗。两个人碰了一下，边喝边缓缓地注视着对方，大厅里所有人都微笑地看着他们两个。我却恶寒了一下，和身边的一个人异口同声道：“英雄美女——太狗血了！”我伸手问那个兄弟，“贵姓啊？”

那人跟我握了握手：“好说，张小花……”

等两人喝完了酒，扈三娘问方镇江：“兄弟，不走了吧？”

方镇江嗫嚅道：“我……我还有……”

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方镇江的决心已经动摇得像80岁老太太嘴里的牙齿了。

这时戴宗推开窗户喊：“王五花，王五花——”

正从外面路过的戴宗徒弟王五花道：“嘛事啊师父？”

“去，把那边工地上的叔叔们喊过来一起喝酒。”

王五花把一只手放在身前当马头，另一只手在屁股上边拍边喊：“驾，驾！”溜烟跑了。董平笑道：“这孩子多聪明呀，知道真马比假（甲）马跑得快。”戴宗狠狠瞪了他一眼。

扈三娘把方镇江按在自己椅子上道：“你们聊，要是嫌这吵就回宿舍聊……”佟媛眯缝起了眼睛，扈三娘举手大叫，“算我多嘴，算我多嘴。”

方镇江见扈三娘走开了，没话找话地说：“你眯眼睛的样子真好看。”可见他并不了解佟大小姐，这里除了他谁都知道佟媛一眯眼睛就代表要“大开杀戒”了，他要喜欢看，那以后可就有的“受”了。

我趁机坐过去跟方镇江说：“镇江，以后也别打工了，来学校带孩子们

练功夫吧。”佟媛看着方镇江，要听他怎么说。

没想到方镇江这回毫不犹豫地道：“不行，我得跟着那帮兄弟，我们是一起出来的，现在我半路走了让他们继续受苦算怎么回事？”

我不禁狠狠地赞了一声：这才叫好汉！他方镇江是一个十足的现代人，应该很明白这个社会的现实和残酷，苦力和老师之间有多大差距？尤其是有了心爱的女人以后还能做出这样的抉择，简直可爱得有点迂腐或者说迂腐得有点可爱了。所以说武松是我偶像，偶像是什么？偶像能做了好事不留名，偶像能挺身而出堵枪眼，偶像能为了不暴露队友趴在烈火里不动弹，……简而言之，偶像做的事情我们都很佩服但就是做不到——武松就是我偶像。

我发现佟媛看方镇江的眼神已经迷离了，这小姐已经作废了，国庆以前非被方镇江拿下不可。

我见方镇江心意坚决，慢条斯理地跟他说：“我这个学校以后用人的地方很多，水工电工烧锅炉的，不知道你那些工友们有没有兴趣？”

方镇江使劲一拍我肩膀：“我替他们谢谢你！”

我揉着肩膀站起来讪讪地说：“那不打扰了，你们聊吧。”这小子一巴掌差点把我拍成杨过，佟媛要给我也来一下我就成维纳斯了。

这些事情定下来以后我留下他们继续喝，一个人背着手在校园里四处转悠。喝了点酒以后我脑子更乱了，看着工地上千军万马在忙碌着，我甚至发了一会儿愣。现在的育才虽然看上去最多的还是钢筋水泥，但雏形已成，它迟早是要腾飞的，问心无愧地说，我们学校除了我，无一不是顶尖精英。可是这些精英都是些什么人哪：古代的，现代的，半古半今的，植物人醒过来的，我真不知道该让他们如何相处。育才如果真是一个山村小学倒好办了，可它现在已经有国家力量渗入，它势必会更加强大，而我的客户们也将源源不断地到来。我的初衷原本就是为客户们建造一个栖息地而已，但是以后将有更为严峻的危机等我处理：大量的客户能否安全融入到这个社会。

我看着已经显得孤零零的旧校区出了一会儿神，忽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把他们彻底分开呢？现在好汉们和程丰收段天狼他们在一幢楼里住，新校区建好以后完全可以让后者搬过去嘛。以后就照此例，凡是新的客户一律住进老校区，而学生们和国家调集来的教员一律进新校区。到时候随便编造个理由，严禁一切学生进入旧校区，这样就减少了接触面，而那些教员和我的客户们之间的交流应该不会太多。